



夷白集卷之六

臨海陳基敬初著

五言絕

古意

折柳繫離舟，柳短舟難繫。
賴有枝上花，風吹送君去。

採桑女

採桑葉盈筐，蠶飢婦恐晚。
駕機羅錦，生世不經眼。

蒲柳鷺鷥圖

高柳風葉繁，短蒲春露薄。
為問幽谷嬌，何如在原樂。

天屏山龍門

兩崖堅棖鼻，峭若鬼斧鑿。
神魚此飛過，蜿蜒露頭角。

靈巖山琴臺

峯頂鼓絲桐，韻雜松風瀉。
至今千載餘，猶有烏啼夜。



支硎山寒泉

一派銀潢流浸濕雲根冷風逆皺文漪瀉下青天影

花鹿山石屋

山骨作棟梁葦苔畫青綠八窓夜不扃借與白雲宿

夾浦

松江頭起處笠澤波相連自昔與梁地誰來一濟川

石塘

湖波渺無極鯨背跨長虹不假秦鞭力終成抵障功

石門

千室緣隄次邪齏聚石門青帘招遠睎繫棹綠楊根

臨平

氛霧不見人晨曦忽生嶺倉卒過臨平舟眠猶未醒

画

遠峰隔塵喧閑花淡心素脩然竹數竿引涼娛畫坐

山茶折枝

江梅與水仙難兄復難弟一節傲冰霜無心媚桃李

月亭折枝

瑞葉時、綠靈葩月、紅天非私雨露入自競春功

江邊梅

裏心抱貞素江雪立挺、無從寄遠人照水澹寒影

陳惟允畫

遠別匡廬雲雅宜事耕耘農隙坐樹底讀書疑似君

夢醒

夢醒西齋曉懷人正寐寒不堪窓外雨滴、在芭蕉

七言絕

渡江

千里長風萬斛舟，颿飛天塹浪花秋。
中原烽火消未盡，擊楫空慙祖豫州。

高郵湖

春深湖水漾汀洲，耿七公祠在上頭。
蒲帆十幅東風順，明日還君到楚州。

吳江道中次韻

兩袖清風身欲飄，杖藜隨月步長橋。
仙人有約歸林屋，共飲甘泉聽玉簫。

臨平道中次韻

仗策從軍事，戰征簡書人。畏漢章程去，年此日山前路。
十萬妖

兵一鼓平

柯博士畫竹

群玉仙人佩水蒼，金莖分露服琳琅。
曾將天上昭華瑣，吹作飛龍奉玉皇。

宋祐陵梅竹

自從廷論主和親，毛穎陶泓入御頻。
數葉寒梢吹欲折，爭教挾起北枝春。

寒林讀書圖

側耳幽泉入窈冥，近人嘉樹鬱空青。
掛冠擬事陶貞白，學註神農本草經。

倪元鎮畫

西池亭館帶芙蓉，雲水蒼茫一萬重。
此日畫圖看不足，滿簾秋

雨夢吳淞

次韻劉德方經歷

白露池塘點翠荷，越羅衣袖覺秋多。梨園弟子今華髮，唱得開元供奉歌。

送于彥成次玉山韻

石路穿雲海湧山，朝來爽氣有無間。獨憐禹穴清狂客，買得扁舟載酒還。著屐溪頭日過驪駒歌，斷柰君何。虎丘山下東流水，爭似春愁一半多。

戲和玉山韻

西子湖邊蘇小宅，錦官城裏薛濤家。來時萱菴初含蕊，別後菖蒲又着花。

愧我風情如柳絮，多君才思似春江。無端養得秦吉了，日日呼人向碧窓。

過石湖

千頃微茫一棹秋，白鷗菴裡誤夷猶。蒹葭兩岸山如許，何處堪尋范蠡舟。

登楞伽

憑身登紫翠巖，此身高出萬家烟。群峰陡立湖波上，玉井明開太華蓮。

畫馬

殷郎妙寫三神駿，鬣鬣一嘶風滿林。如此權奇世常有，可能當價不論金。

摩癢馬圖

將軍日、過南山射虎原頭暮未還獨繫驂駟枯樹下秋風摩
癢箭瘢斑

五月調兵赴杭嘉等處

五月農家正力耕不堪田鼠食苗萌羽書昨報鞍門急情感元
戎合調兵

肅、兵行餉糗儲可容野掠不寧居拯民水火須當亟要息風
塵大慙除

令符五月領三軍拂、南薰解垢氛從此蚩尤旗盡捲炎荒一
掃犬羊群

暑炎南國熱如湯鎧甲師徒整伍行盼及凱還拋重負吳山結
屋卧方床

中牟

客路茫、日易晡白沙衰草下飢鳥為詢今日中牟曾有飛
蝗入境無

杞縣書異

杞縣南來麥未青馬蹄無柰曉凌競問君今日寒多少雨過園
林木盡冰

田橫墓

一門兄弟王齊中耻與羣臣事沛公五百賢才同死義也勝足
馬向江東

戲嬰倦繡二美人圖

懷抱提携咲語温好花折弄帶晴曠后妃別有房中樂宜尔
斯樂子孫

深鎖宮門晝倍長春雲懶刺繡衣裳恨身不化花胡蝶飛逐東

風近御床

蜀葵雞冠二花

水晶宮裏是仙鄉，新製黃秋怯嫩涼。獨倚西風無與語，謾將心事訴朝陽。

不是長安闌血解，猩紅露洗暮秋前。司晨不解惟呈色，空戴我然古進賢。

水殿納涼圖

白苧衣裳懶自裁，手搖團扇月輪開。水晶宮殿涼風少，欲勸君王築露臺。

蓼花雪姑圖

紅蓼花開水滿洲，西風吹夢總成秋。嘶泥不及三春燕，兩巢居翡翠樓。

次韻虞隱君堪潘閻掾穀雨中見寄十絕

虞卿潘令總能文，契結情親若弟昆。昨日雨中能過我，憶君無語到黃昏。

吳箋新製玉鸞紋，衝雨殷勤寄華門。燕子不來人獨立，自拈湘管認啼痕。

東風吹雨冷蕭齋，數日泥深無賣柴。何必民心怨枯槁，九重膏澤降天街。

柳條綠妥水平堤，茅屋陰、濕燕泥。自料封侯已無分，煙蓑雨笠合幽棲。

鏡中短髮日縱，情緒如絲未吐。蠶香、旌旗愁欲破，兩年有警在淮南。

庶事東皇苦恹晴，眼中春色可憐生。夜來一覺羅浮夢，翠羽梅

稍故鳴

東家結屋朝築基西家織錦夜鳴機
人生活計不可缺我獨累
累無所歸

我家舊在赤城傍數畝山田一草堂
記得雪中隨射獵弋鳧掩
兔過崇岡

曾隨射獵過崇岡薄暮歸來煮酒香
豈料青山不相識草堂烟
滅石田荒

春水漪漾翅塵春郊花柳織成茵
明朝寒食清明近愧我東
西南北人

附錢逵伯行和韻十首

潘虞二子愛論文金友後來締玉昆
何處相逢一尊酒吳江
春雨亂雲昏

白籀裁成帶玉紋烏絲題字寄衡門
風牀展玩論書法不減
顏公屋漏痕

十日無人慰病懷客居藥竈竹為柴
明朝乘興還相過着屐
休辭踏雨街

積雨孤村水滿塢杏花零亂落春泥
草堂近在橋東路只借
丹丘處士栖

江村二月雨耗節近清明擬浴蠶
見說阿符能跨竈讀書
何必向城南

喧春鳥報新晴不遣春愁眼底生
擬約芙蓉洲上坐暫分
私地聽蛙鳴

獨立春江古岸基風帆沙鳥愁忘機
今朝聞有巢湖信南陌
東阡遲子歸

隱居贏得客情長
十日春陰不下堂
萬里江山何處望
竹樓千古在黃岡

村塢深如華子岡
東風花落澗泉香
故山猿鶴相望久
莫遣濡湏草樹荒

關河猶未息風塵
孤負春來綠草茵
莫報淮南近消息
題詩且慰白頭人

謝沈仲說送酒次費園韻

雙榼青水饋合懽
羅浮春色照杯椽
梅花窓下東風別
今夜吹人不敢寒

附仲說侑送酒一絕

東林新釀熟松花
金粉浮香泛曉霞
遣送潁川陳有道
書齋渴飲代烹茶

送江西丁省郎赴京奏捷

西省郎官定百蠻
黃茆瘴裡喜生還
盡平南海鯨鯢窟
歸奏中天虎豹關

本長老紅蕉圖

霞綉酣紅勝海榴
層蓮瓣出重樓頭
道人色相皆成幻
翠葉從渠不柰秋

劉司馬山居

機雲入洛名為累
賈誼浮湘志莫酬
何似當年陶靖節
一官彭澤便歸休

至正乙未志異九月十日也

日光晝晦黑雲堆
甲騎虛空似往回
又有流星西北墮
大如盤磬響如雷

由范莊過天平

范家門巷綠陰濃
棟樹花飄幾信風
自咲微官苦羈縛
看山惟獨後諸公

至南峰放鶴亭

天峯紫翠列天屏
石迳蒼花污履青
為念仙禽羈不得
縱他飛去剩孤亭

予卧病吳中家兄命從子慶來省已因歸賦此送之

猶子吾家千里駒
窮冬問疾到中吳
明朝又鼓松江帆
離思紛紛滿五湖

汝叔今年五十強
姪兒十九氣方剛
經書自是傳家事
要見丹山出鳳皇

至正甲辰

憶橫山親墓石湖僧舍

親葬吳山歲已深
秋霜春露每驚心
青長養松杉樹
牧子樵童幸莫侵

山護招提紫翠連
湖光一鏡到門前
白頭便盍拋塵鞅
來向禪房借榻眠

東林蘭若題謝仲和墨竹

謝家公子晉風流
寫竹渾如黃澹游
道人相對東林下
滿室清飈生素秋

踈篁翠著滄洲
雨老樹青含太古春
想見解衣盤薄處
為渠爛熳寫天真

聯句

至正十一年正旦遂昌鄭元祐龍門僧良琦與基繇句送匡廬道士于彥成歸越蕪簡蕭靜復盧益脩

歲朝逢王春雨雪暗吳下行人當明發祐別袂慘難把飄飄賀
監舟基蹠蹠靈運馬山驛梅始繁琦溪船浪仍打行紆蒞焉吟
祐去結遠公社禹穴紉與編基蘭亭集群雅神運鶴整朗風標
鵝經寫祐雙鳧繼遐燭千秋祝純嘏基信憑回潮尾春融枯樟
鶻祐越臺瞰蓬瀛胥濤駕龕楮基白戟隱鞍甲綠醅酣箴字祐
智囊倒精悍詞鋒叢侈哆琦蕭臺多神仙盧放本靜者道樞混
溟滓語穿脫談髀祐但令冠我肯羨縷若滄海等梯米黃
金真土苴接羅或露髮短褐不掩蹠捷若矢離弦勇如金躍冶
青雲步伊始白雪和殊寡基土膏動勾萌春情滿原野琦桂樹
歌詎已柳枝折難舍基別夢梁月墮清談松風灑琦蓬藿既可
居蘆蕨自堪鮓基望玉山阿來期卜燈地祐
夷白集卷之六

夷白集卷之七

臨海陳基敬初著

騷

悼鶴文并序

世稱浮丘伯善相鶴浮丘伯相鶴如伯樂之相馬所貴乎良
馬者不以其能千里乎而鶴固仙者之驥一舉而千里者也
然世無浮丘伯而鶴之能千里者豈少哉彼羅而致之以充
耳目之翫者雖復寵之乘軒食以厚祿亦徒取其羽毛之貞
白音聲之高遠舉止之馴雅非以其能千里也甚者綴冲天
之翻辱青雲之姿傍徨感恧使與雞鶩爭稻梁競膾腥以支
朝夕之困而燕雀從旁鼓翼且得以俾睨而竊笑之是以神
銷色沮悵惘低摧執高靈零引吭長嘆若將求哀於人而卒
無知其意者嗚呼夫有仙驥之材千里之志縱世無浮丘伯

亦豈無好事者如支道林矜其懊惋養其羽翼以遂其軒舉
乎然而不少隱忍卒以憤懣失職偃蹇無僇悒不樂而化
悲夫故予為文以悼文雖不敢自附上皇樵人若乃縉纒悲
傷愍其不幸則亦庶幾勒銘之遺意云爾其辭曰

吁嗟鶴兮孰使有千里之質而不翔寥廓乎彼天鳥獲貫於斯
族氏兮而爾鶴不道夫矰繳乎汨雞鴛使旅飲食子孰若集華
池而遊于甸也指幽巖媒以萃止兮孰若挾飄風而薄雲漢也
浮丘邀其弗顧兮信斯生之不泐彼支公或可幸而覲子願狷
焉不屑此汗漬載管魄遠其道於冥漠兮秉明心逝將焉告山
川紆曲兮天地圜方尔神遊兮紛翮乎帝鄉濁世多患乎天
上差樂御飛仙而下上兮羗鳳鎗而龍躍嗟爾鶴兮孰從而訊
之生亦曷喜兮死亦曷悲苟庶乎其一致兮則余又奚愴悅而

獻歎

代弔岳武穆文

亘天地而長存兮惟孝與忠參日月以齊明兮惟德與功昔有
宋之多賢兮禮彬其在魯彼絳灌或弗喻乎文兮隨與陸豈
良於用武何夫子之英傑兮文與武其並施篤忠孝以為輿兮
載功德以驅馳當建炎之播越兮遵典午之遺轍豈將相之無
其人兮夫子獨臨危而激烈友萇弘於千載兮偕吳胥而上下
猗嫋姚豈獨方略兮矧孫吳又長於用寡使君王而不忘嘗膽
兮則功業豈卑於范蠡使左右而不信夫讒賊兮則斯讎豈容
湏臾而緩死彼便巧固不足誅兮此廷臣豈皆不泐壞長城曾
不少救兮棄神州逝將誰復嗚呼自古皆有死兮余獨於夫子
而永傷谷可變而為陵兮海可化而為桑炳父子之昭兮蓋

身自卷七
弥久而有耿光弔遺墳於西湖兮作新廟於北山蹠陳辭而敬
酌兮凜生氣之桓

弔節孝徐先生文

歲行聿其將暮兮弔余節于淮之陰出郭門而望九原兮惹獨
慕夫子而悲嗙吾嘗竊觀乎聖門兮每服膺於曾氏後若人蓋
千載兮夫子實嗣之乎踐履嗟事親莫先養志兮夫子一何其
恂之謂事死有甚事生兮夫子蓋已質之於鬼神充百行於一
原兮其所養者以直炳文質之彬兮信有言者有德昔有宋
之重熙兮曰惟以孝為治聖人作而萬物覩兮鳳鳥豈得高飛
而遠逝紛束帛又加璧兮眷側席於丘園育菁莪浚齒鄉校兮
禮弥至而道弥尊少余粵存東髮兮知嘉言之是服謂君子之
思孰先兮善子斯奉盈而執玉歲舟其不與兮泪余未知所

之比其馭於九坂兮柰何不畏隕路而顛躋奉遺體而過夫子
之里兮慄淵深而冰薄反余躬其或庶幾兮尚憺於先覺率
寮友而拜遺墓兮羞秋菊而薦寒泉仰泰山而企喬岳兮誓有
永而無諼

清暉樓辭有引

具興沈仲說父學古有文事大母無間言所居東林有樓曰
清暉金華王君子克記之以文予因推本其志而為之辭曰
東林兮北渚有樓兮式燕以處案不曠兮丹不塗相園不過規
兮方以為架環之兮樹竹綠之兮蘭杜白雲兮在上原泉兮在
下仰挾烟月兮俯臨風雨山之峯兮水之浦綠宛兮清暉
其承宇入事有親兮出游有所昏兮且寒兮暑溫清適兮時以
序原有航兮隰有稔軒有麇兮肴有玕汲清流兮甘如乳寒幽

芳兮菲之襲予鳴琴兮酌醕樂清暉兮受天之枯

歸鶴解有序

吳沈仲子以所畜雙鶴善鳴者遺其媼魯施氏至則喑不類
常時且相顧低徊若悵焉有懷舊之意魯施氏聞之復以歸
仲子則忻然鳴且舞不輟赤城山樵見而感之為作歸鶴辭
客有羽衣玄裳過予而言曰吾胎化之屬也家於青田毓貞姿
於浮曠挺孤標於飛翰因金氣而乘火精兮稟陽德而長年世
宗長於羽族兮躬服馭於神仙接帝子之蜺旌兮乘大夫之華
軒參鸞鵠於阿閣兮造鷓鴣於九天挾浮雲而凌飛霞兮游清
都而朝上玄願嘗脫飛鞵於桂陽撫故鄉於華表橫江湖而徘徊
徊望青冥之縹緲渴想瑤池之泉飢憶瑤田之草金風颯而知
秋玉露零而知曉感蕙帳之夜空悵崑丘之路杳美荀環之純

孝樂蘇耽之好道託軒墀以並萃期歲寒以相保矧義俸金石
之固契協芝蘭之深始不間於青蠅兮終靡惑於孔壬念懿親
於疇昔脩雅好於方今辱使者以將命遺公子以好音予自慚
於徵羽彼過重於燕金於是影遲於中路情慄於故林目
瞳以乍睇雲屏而載陰意欲往而復止晴反顧而哀唵眷
碧沼以嘿倚翠竹以喑豈伊人之不泐柰睽離之莫任幸
幡然而見惻獲遂予之初願覽歸塗而聯翩尋前盟以繾綣慕
求友之鷺襲于飛之燕將翡翠以戲若偕鳳鳥以翔旬豈
汨沒於鷄群終羽儀於霄漢惟吾子之好脩秉中心之孔嘉假
清言以達志庶察予之匪他諒去就之不苟誓卒歲以婆娑予
方俛焉以莊聽客忽不知其所之但聞九臯之餘音如助予之
齋咨

頌

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七年為至正六年詔公卿輔弼之臣若曰朕將以天下之治責成守令爾尚各舉所知以稱朕意於是皆拜手稽首曰幸甚臣等不佞敢不慎擇其人以無負 聖天子嘉惠元元之意乎既退咸以四方萬國至於荒外守土之臣莫不各以其職宣布上息時節貢水土百物以供郊廟社稷神明之祀而平江為郡控帶楚越所部四州二縣地方千里海陸之產饒於古國家所恃以為奉祀根本所繫實異他壤職師帥任保釐於此者尤難其選居久之有以西夏六十公子約之賢為言者宰相曰是故同知濠州有德於民者乎此長者可以復明詔矣即奏為平江路達魯花赤時至正九年也公方持江西部

使者節命下即由豫章趣吳郡長民者方臨人以嚴而刀筆吏規、守文不知大体公因憮然歎曰此風其可長乎不戢將敗吾政乃以旦日謁先聖先師飭學宮增弟子負禮聘名師用月書季考之法程試之取其中式者補郡曹吏尋飾學宮墻廣倉庾以儲廩粟買學宮南廢園作靈星門以正廟貌公餘政隙輒呼吏屬鴈行立從容為言修身理人之術出入經史上下古今亶、不倦日以為常郡諸生化之爭自激印以明經取進士高第者至是彬、焉公方務與民興利除害會者詔罷長生牛水深園長蕩之屬省憲遣官與公循行其地而崑山嘉定瀕海事故之田病民者為尤甚公因自念使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二千石之事也今 天子下寬大之詔苟不以斯時悉除民所疾苦後悔將焉及因疏其害力請而免之吳介居東南道

路之咽喉有田者常賦之外又以餘苗供郡邑與吳江平望水陸驛傳勞來之需公曰此非政之善者也乃以歲餘官糧變錢為子母月取其贏以次責郡曹吏主其費號曰祗待民大稱便海運梗於盜行省饒公按兵崑山之劉家港公身先士卒戮力海事春夏兩漕皆以時達京師淮右寇竊獲攻陷江東西郡縣浙右騷動省憲督吳郡募民大興築城之役周餘四十里費且鉅萬然皆不仰之官屬方盛夏公不忍其重困語及輒泣下且時身出入版築間勞苦之海盜復犯崑山公募民為兵選官吏之家居者分守郡城時門之啓閉以備非常初寇之入杭也行省徵富民引兵入援公曰蘇杭唇齒不應禍且及應之則民不堪命因發所募義兵五百人赴之未幾寇陷常繼入湖烽燧漲空鉦鼓四起羽書告急者相望資糧器械什器之求絡驛道路

人心惶惶公晝則闕決趣辦供億紛紜夜則申嚴約束以死自誓民賴以無恐居久之朝廷除行省臣不遠數千里率蒙古軍備禦吳郡已而省臣調他省江浙行中書因檄公兼制軍事公鞠躬夙夜與士卒同勞苦然不動聲色而賞罰號令視前十倍居民安業遠近稱之使者間奉詔募民輸粟佐江西軍視多寡補官有差列郡承風應募比至吳公懇為使者言吳民困於和糴百需米價踴貴斗至錢若干緡小民艱食無賴方發官倉振糴之實無以應募使者感公言遂以所餘告身還朝廷時論偉之先是權酷官止收其稅後公私讌賀更取酒酷戶吏徒並緣乘隙甚者至破民之產公議立罷之征止席稅而已公學醇識正性尚寬和聽政決獄務本經義而參之以章程秉志忠貞刻身庶怨而將之以勤敏起家諸生官至二千石而退然身若

不勝衣始公之下車也士仰其德久之吏服其能其終也民安其業宰相奏公治行最東南詔嘉之特命增公秩復公位三年吳人室家相慶曰 聖天子以公保艾我百姓三載告終引例當代復詔以公私我使吾人有父母出有司命俯仰六載夷險一節晏然不與隣郡之民俱冒矢石殞鋒鏑膏血塗野草者聖天子之賜也盍刻石載德以昭示無極且公旦暮入衆廊廟進陞臺閣勲隨位崇爵與德稱其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太史氏之職也乃具狀授余俾論著公治吳善政刻而頌之以無忘 聖天子之賜公以成均上舍生釋褐授濠州同知調南平浦城二縣長轉南陽府同知富寧庫提舉尋改同知都漕運事由歸德知府拜監察御史又江西廉訪副使除今職云頌曰 明天子子惠兆民孰宣上息曰在守臣芒彊理廣禹舊蹟孰先

農人布時黍稷濟在廷奉詔拜手慎肅乃僚傍求遠取九州立牧施及八荒各職方物時節來王暎茲吳會東南與區厥土塗泥化為上腴豈伊人功勝於地力諄德音斯民之則孰將明命往綏茲土抱其嬰孩授之父母宰相薦公 天子曰宜彼誠長者朕用勿疑始而吳政逞以刑罰始而吳吏拘以文法公寬理之訓之經義大者賓興小者試吏誥多士更化翕然飭其儒官以表化源公教既施民瘼斯究田疇淪胥驛驛何有公承寬詔上疏貸租使者勞來責之吏胥海寇梗漕公威却之船粟億萬往實京師蠢尔妖寇蜂起蟻聚蔓公江南屠州陷府公城郡城載高其雉公厲郡兵載奮其士吳城匪城公仁可憊吳兵匪兵公義可乘公哺我飢公拯我溺去其蝨賊滋我稼穡羽檄交馳以急告公徵求調發斯萬不同公曰郵哉此皆王事敢

不鞠躬夙興夜寐有卓治行上達九重 天子曰都子懋乃功
有臣若斯宜在左右重憂吳人失賢太守詔增公秩詔復公位
以公私吳實 天子意公之為吏如漢龔黃公嬰其變彼適治
康公之愛民如鄭國僑始不忍欺終安其教公留拊我公勿去
我公不我遺我恐公舍公惠在人公勲在石 天子用公眎此
成績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公紀績碑頌

天下之本在京師京師所仰在海運海運所恃在舟楫舟楫之
利所以濟不通然振古以來有天下者未有道海為渠轉漕東
南億萬之粟灌注天府以備染盛祿稟軍旅之儲如今日之盛
者也蓋世祖皇帝闢規大略所以為聖子神孫萬世無疆之計
殆天授之非人力也一旦有司撫字乖方鯨波鼓怒襲我糧道

堅舟利楫蒼黃失錯鞠為灰燼於斯時也軍國大計苟非得人
以濟之則祖宗七八十年振古所未有之利將有臨流浩歎而
已顧何益於事哉此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公所
宜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也初海道之失利也 聖天子圖新
漕政而難其人廷議奏曰今樞密院斷事官臣脫因倣儻喜事
忠謹絕人讀書知古今達事變曩執法御史府上諫論不回天下
偉之臣等敢昧死請以漕事屬脫因詔曰可時至正十二年三
月也先是每兩漕事竣漕民率以漕隙備器械舟弊必先期補
製謹風信也自海道有變糧艘陷沒者參半會公下車申嚴約
束且迫漕期衆皆凜々不知所為公乃下令俾買吳楚商船往
來江湖之願售者并日兼工益為大且戒曰事貴神速慮多決
少兵家所忌此漕事吾以軍法治之敢有不用命者乎兩漕賴

之卒皆以時達直沽公用事精勇類如此上大悅詔賜上尊酒
副之東帛公曰此特事之權耳非經久利也易曰通其變使民
不倦今漕民告病舟楫不戒危道也變而通之其在斯乎乃移
文平江嘉興湖州松江諸路府選民力之勝任者補充漕戶是
時鯨波告息新漕之民利涉無虞目為之用而軍國大計所謂
萬世無疆者克復舊常褒勸之禮視前有加而公之事集矣公
雖任專海道然苟以惠生民利社稷者知無不為去歲秋吳民
阻飢公發漕帑糴粟以賑之今年春陽山愚民竊發縱火剽掠
鼓行趨郡西門公身先有司從數騎出萬死不顧一生殺獲甚
衆居民按堵省憲聞之皆遣使來賀十五年八月詔拜公為江
浙行中書參政事總制軍民保釐東吳仍督漕運事寵賚優渥
昭懋績也漕民因有作而言者曰公糴粟振民民誦之以詩公

彥賊安民民刻之以石公重興漕政恢復海道制權宜如裴耀
卿謀經久如劉晏處身清儉仕不廢學如韓滉唐有三人倚為
鄼侯皆以漕運致位宰相公今之鄼侯也三人之長公實兼之
而頌聲不作非曠典歟且公居漕臺則功在海運位執政則志
存藩省異日登台輔秉機要則又將以德加天下區區之頌於
公何有哉雖然無言不訓無德不報詩之善經也乃龔徵文論
著公漕政頌之公字明善世為蒙古左部人頌曰 昔秦鞅粟
漕運乃興一石之利百斛費并漢唐紹之陸運水行負擔操舟
乘湍跨陵其一或穿褒斜或歷底柱或鑿三門或役女婦百險
備更萬夫疾首傭錢千計得不盈鬴其二大哉皇元天濶漕渠
匪陸以阻弗川以紆於廓靈海括坤之區噓喻百源卑以自屈
其三維皇道之濟險以德海若駿奔馮夷戮力披我靈臚贊我

文鷁一波不與萬里斯息其四直沽之口析木之津糧艘會萃
伐鼓齋六軍騰歡萬姓交欣飽我糗糧樂此留殷其五大畧
宏規善建不拔貽謀無疆振古莫越孰揚鯨波百恠並發其六
燔我樓櫓梗我糧道出沒濤風犯我城堡彼方雷咆此寧電掃
孰乖拊循致此併擾其七既刳之舟又斂之粟上開筵盛下虧
廩祿軍無見糧民食半菽憂貽當宁議詠秉軸其八事有非常
得人斯濟孰實堪之惟脫曰氏昔居諫垣抗言不諱使長漕臺
庶展才智其九君命既加公責斯厚金符虎節銀章龜紐秩長
萬夫勢崇別守公辰在公公退及酉其十公行雷動公止山立
公令一申公事畢集以兵治漕以權濟急身輸軍儲往實京邑
其十帝命偉之寵錫有加公曰斯權經久則那法貴變通戶別
等差損上益下斥寡就多其十漕民核實舟楫利完春餽夏餉

風往浪旋轉粟如山弗危以顛飲飛在後陽侯在前其十昔馬
効逆今則助順威德所加載以明信威德伊何不驕不吝明信
伊何克廉克慎其十天子曰嘉事立功成授以執政升諸外京
拜命今曹督餉治兵公文且武公允且平率我漕事衛我蒼生
其十公今在外保釐吳土邑有長城民有父母公行居中
台輔室有棟梁穀有甘雨其十邑傳輿誦野播民謠或聞
或采芻蕘謳歌功德嘉歎賢勞爰勒貞珉永繼風騷其十
銘

願菴銘

山下有雷其象謂何曰維願爾二陽四陰中虛外實下動上靜
天地養物洪纖動植莫之有紀財成輔相聖人之功亦正
莫不飲食君子節之其生也舒莫不言語君子慎之其德

上棟下宇動息節宣或燕以居在已則裕及物斯溥惟聖之
苟舍其龜又拂厥經征言滋惑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惟吉是
勿朶爾頤寧捫尔舌貞哉不忒我作銘詩敢告執事庶樂無

貞白室銘有序

昔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太原王公以忠貞清白勤勞王家其
嗣季野用世家子入備宿衛未幾以恩授成都府判官需次於
吳即笠澤別業治燕止之室高為尺者九廣加高之一尺環室
之內皆飾以楮西北南設小榻而以吉貝之精好者為簾於其
東出入者由馬季野夙興冠衣謁家廟禮畢趣送而休於斯圖
書琴策惟意之所適而雅喜與搢紳童甫者商確古今詠歌風
雅日以為常入其室者如在積雪之中而幽懷靜趣殆不知有
塵世也目題其額曰貞白屬其友韋羗山人陳基為之銘曰

其心貞其室白端厥居匪徒飾不緇磷視其跡勒斯銘永無斲

滄浪池硯銘沈仲說得蘇長史舊硯名故為銘之

有蘇滄浪之硯泓乎池方以就矩圓弗規潤為文音下炳其垂惟
說尚友不詭隨尚寶用旃永弗隳

緩軒銘仲說以訥名齋自為箴矣復以緩名軒予銘之

古之君子夙夜孜居則三省行其再思下堂而傷足者數月
猶有憂色佩韋以自戒者百世而名不衰既恂乎捫舌之誨
復慄乎履冰之規勿行而使手足無措勿言而使駟馬莫追
故奔車之止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我思古人勤謹是飭濟
以和緩剛柔兼克我行勿趨焉敬以為輿我言勿尤執禮以為
摠勿亟勿徐以道乎中庸之塗嗚呼非若人是勗而誰與

箴

潛心閣箴并序

吳郡陸養正扁其齋閣曰潛心徵言於余因誦所聞為箴以告之曰物無二本又無二心孩提之童純乎堯舜也兔置武夫文王莫欺達巷黨人孔子莫違也飛廉惡來非不足箕子比干非有餘也道之則蒼舒庭堅反是則禱杻鬻鬻也君子潛心徃行前言善乎吾師不善吾戒也楊墨學仁義似是而實非老子言道德紅紫之亂朱也必出門使民如雍之事斯語參前倚衡如師之書諸紳嗚呼敬之其殆庶幾也

贊

戴九靈先生像贊

仁義為飭身之具忠信為奉國之資飲乎詩書其旨也永發乎文章其聲也希天將以其蘊至和之粹則必擁腫其本而卷曲

其枝陶當世之懿則必翔而後集墮德輝而下之若人也蓋將視時為去就而以道為樞機者歟

劉文正公像贊有存

世祖皇帝有帷幄之臣曰故太保劉文正公間闕金季處君子之所不得已則裂冠薙髮寄跡浮圖老子法中亦有所不顧一旦乘風雲之會遭興王之運一言稱旨則不顧萬死一生以野服冒艱險備顧問亦有所不避及大勲已集四海一家坐而論道得君子之時則建國號定都已頒章服立朝儀事無鉅細以身任之亦有所不讓蓋公之學內聖而外王公之道逃佛而歸儒其事業則尊主而庇民也祖宗以馬上得天下而公首以詩書基治道國家以百戰定萬方而公獨以不殺成上衷中統至元以來開國元老出處始終追配古人天下識與不識皆曰王

佐之才則公也雖欲謙退不居可乎自古王霸之業有君而無臣固不可有臣而無君亦不可故非世祖之雄畧英斷不能以用公非公之應變博聞不足以佐世祖噫古之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非公而誰歟今淮南行中書省照磨曰惟敬者公之裔也以公小像示予作而歎曰九原可作吾從之矣乃載拜而贊曰心晉道安迹唐李泌道該百氏而通學究天人而祕齊有夷吾則稱伯漢有子房則成帝始逃佛老蓋無為而無不為終佐唐虞亦正其誼不謀其利置之丘壑則赤松為朋巢由為徒居乎廟堂則黃河如帶泰山如礪不知若求公圖畫之間其知者索我形骸之外嗚呼蓋未易以測其際也

謝參政小像贊

觀其容豈有憂於斯世也察其心蓋有求於千載其行也若

思其游也若有所之受君之赤子而乳哺之其樂也熙熙其處若默其出也惟道是適故論於帷幄也弗忒其見善也如有所弗及其好賢也如有所弗立故施於廊廟也弗以緩而先急紹乃烈祖友時卿輔左文右武以復王土人之望也如百穀之於甘雨於戲吾聞跡雖纓於軒冕心不忘於山林若人也斯可與齊得喪而同古今矣乎

蘇昌齡小像贊

以方寸之心而包括宇宙以七尺之軀而馳騁古今聳聲名於廟朝之上匿光耀於西澗之澗舍異北空群之足而弗御棄鄧林擎天之幹而弗尋豈伯樂之志而匠石之心也耶

月上人畫像贊

以上人為天台氏耶則赤手搏空了無所著以上人為非天台

氏耶則開口說教無非糟粕當其兩華堂上聽赤髭大士授記則百年老蚌出明珠及白玉峯頭為一切衆生說法則萬古冰輪湧寥廓此為伯明月公之相豈可以世諦語言喻度耶

文
諭圃文

永嘉余唐卿父寓於越治圃號菜邁夷白子為著諭圃文俾執事者歲時申圃政備菜邁氏掌故之一其詞曰菜邁氏之圃在越桐挂里歲仲春土膏脉起將有事焉先期具畚鍤羞酒殺明日盛服謁后土氏東嚮立召圃之老者拊林具告之若曰嗚呼若知菜之為用乎先王為耒耜教樹藝五穀五蔬實並殖焉太史公書稱千畝薑韭其人等封君龔遂令以種苾本五十非殖畦各一守宇種菜品三十閔仲叔飯友無菜仲粹圃誠貞士哉

夫圃與農功角故歲無穀曰饑無菜曰饑甚矣水旱蟲厲凡以賊吾圃者弗可以弗戒又曰若屬老吾圃習圃事勿恣捕兔敗吾瓜勿利私盜錢耗吾薑勿縱逸馬踐吾葵勿苟媚馬齒苦莖辱吾嘉蔬俾芹可以獻吾君菜可以享吾師韭可以餉吾賓蘋蘩可以徵福於我鬼神吾用有常度若亦永與有利又曰吾貴弗速龔葛氏敢忘此味富弗擬封君曷敢慢此色貧弗讓仲叔氏之徒曷敢少斯圃然有圃貴有政無政則捕兔弗禁暴於水逸馬弗虞烈於旱盜竊弗戢酷於蟲癘馬齒之害弗勝茂草歲不告饑而圃已墟矣於戲禍福若是其昭也吾申用顯告若尚慎聽毋忽徃率乃屬力圃事用底有秋以無忘是言故諭

諭童文

陳子之居有畜犬日走雞群衝冒馳突縱橫自肆雞不勝其橫

則蒼黃鼓翼錯愕呼號若求哀於人者陳子閔焉命童設閑以
衛之僮或憐則其橫愈甚乃為文諭僮俾毋忽以貽雞害其詞
曰后皇育物莫靈若人作人配天莫貴者仁人必有家必有畜
彼畜為依隸於僮僕惟犬司夜厥警有常惟鷄司晨厥聲孔臧
晝夜是需有如水火所貴相生不取相既昔人有犬乳而求食
雞哺其兒以朝以夕今我有鷄三五為曹恃僮為命載啄載遨
僮食主操當役主役惟是犬雞豈有僮職犬夜而號人誰爾憎
雞旦而鳴人誰弗與雞或失旦其責斯厚犬而失盜其罪孰宥
今雞孔時人馬是賴犬而暴之僮恐弗戒惟犬與雞固皆人畜
飲不同牢食不共粟昔更哺兒今更相賊豈余匪德抑僮固飭
僮而弗恭雞犬乃攻攻而弗禁咎則由僮職不脩雞失其所
主不率僮怨將誰處爾犬與雞於僮何有一安於栖一謹於實

我非私鷄僮勿縱犬以是示諭僮敢不勉
說

鶴瓢說

瓢與鶴非同類也而鶴之稱鳥乎始始乎形之肖尔瓢之種瓠
也而瓢之制鳥乎始始乎始用瓢者爾均之為瓢也然使其種
大而實五石石見其瓠落無所容未必其能用也惟其小也而
又肖夫鶴蓋小者人之所易習鶴者人之所同愛以易習肖同
愛於乎吾知其弗棄矣吳門李士明得鶴瓢於青城山道士道
士以瓢自隨初不意其與士明士明之未始與道士接亦不意
其得是瓢瓢乎果孰生爾孰肖爾而去就亦孰主張爾乎
吾聞昔有辯天下而受瓢者夫以天下易一瓢其所取亦廉矣
然亦不以有瓢為樂而卒棄之今士明之得是瓢既服用之又

圖其狀詠歌之不少置若將終身樂有是瓢者士明之於瓢誠厚矣雖然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士明之弗棄瓢士明之責也士明亦知自盡其責而已爾而其責有弗在士明者亦不暇於瓢計也

丁彦明字說

淮南丁公彦明問其字之義於余余為之說曰君名鑑、所以辨妍媸也人情莫不喜妍而惡媸彼鄒忌之美不及徐公亦遠矣然內而妻妾外而賓客或私焉或畏焉或有求焉卒莫敢為質言者及窺鑑而視則其不及也瞭焉夫鑑初何容其心哉亦無私無畏無所求而已前志有之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彼鄒忌之鑑何鑑也曰人鑑也何以知之蓋事之有是非人之有善惡猶貌之有妍媸也彼

辨妍媸者必以鑑猶察是非擇善惡者必以理理者天之所以與人之所以為鑑也明者無所容心於是是非非善、惡、之天也嚮使鄒忌朝服而衣冠緣飾而自矜與焉而不窺鑑寢焉而不自思則忌也將終身以美驕天下而齊之君臣未可知也及一旦窺鑑而妻妾賓客舉不足以蔽其天而齊國因廢幾矣燕趙韓魏聞之於是相率朝齊而六國之臣皆自以其明不如忌、之鑑夫豈異於人哉亦不蔽其天者而已丁君結髮從戎受之將相起家列校服勞王事而未嘗以材武器能自表操其鑑之得於天者厚矣盍嘗觀於內外疏戚亦有私已畏已有求於己者乎反而窺之亦無所容心於其天者乎古之君子或佩弦或佩韋或銘諸器物皆所以去其蔽於人而先其得於天者也今也奉以周旋不假諸物而是非善、惡、之天不過曰

其名字而充之不益親且切乎揚子雲有言晞驥之馬亦驥之
乘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彥明其尚晞哉至正 夏五說
題跋

題陳汝資書其弟汝衆詩後

余年弱冠時識四明陳先生汝泉翁時年已五十餘矣越二十
有七年從其嗣子桎獲觀翁兄教授君所書翁十八歲時侍其
先公祕監府君中秋飲酒所賦五言三韻七篇蓋翁以學問文
章世其家業而老蒼峻潔之氣已見於少年如此夫以祕監公
為之父教授君為之兄詩章翰墨輝映於玉昆金友間而故家
文獻隱然未泯於此蓋亦有可徵者矣嗚呼翁今不可復作而
嗣子桎伯仲又能以家學為己任引而勿替君子之澤其未艾
乎至正二十年九月甲子識

跋李伯時追彘圖

蘇長公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真卿
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識者以為知言宋三百年文
章大手筆如歐陽公諸君子不待言矣至於書畫名品如李伯
時輩蓋亦極天下之能者今觀蔡君彥文所藏追彘圖人馬態
度極唐人以來番騎之妙宜其為世所寶玩也 至正廿一年五月

跋蘭亭序

蘭亭定武舊刻承平時亦不多見此本故內翰王公以為趙公
開開家故物由趙公至今不知更變幾故矣况趙公之前又所
不論耶世傳墨寶所在若有神物訶護之然亦不可以其為迂
而不信也蘭亭序既殉葬昭陵天下遂以定武本為書法之宗
此本雖字畫差肥然書家者流觀其位置猶可溯流求源而永

和之遺風餘韻隱然可見未可以群議紛而遽有所優劣也

跋同別峯藏蘇長公帖

蘇長公文章氣節為天下萬世所宗雖尋常徃復尺素中而忠君愛國之心未嘗不倦也別峰上人遊乎方之外視公遺墨不啻法寶亦可尚哉

跋蘇文忠公自書前赤壁賦

余偶過東武山與寶林師語已覺精神蕭爽師又出蘇長公自書前赤壁賦對山展玩無異汎舟從公於秋江之上心目之快亦一時之奇遇也

跋饒參政草書後

予嘗怪古人評書而草獨以聖名夫書而至於聖亦精矣然夷考其人皆有超世絕俗之才不得盡用於世故於是焉發之昔

韓文公論書至與堯舜禹湯治天下並稱有以哉臨川饒公介之學問器識卓然為士大夫翹楚而其嚮用於世蓋所謂驚鳥舉而風迫之也書特其餘事耳然近來所書尤瓌詭逸群可喜公豈欲以書擅當世哉然觀其勢殆不至於聖不止也

書朱雲傳後

漢成帝舉天下以聽大將軍王鳳而內寵趙氏史稱其容受直辭豈以其不殺朱雲而云爾乎然劉輔以諫立趙后論為鬼薪王章奏王鳳不忠而抵極刑朱雲獨以廷辱張禹而得不死蓋趙氏內嬖也王鳳外戚也張禹師傅也師傅視內嬖外戚其情孰親孰疏則三人之得罪可從知矣當劉輔之繫祕獄也帝之怒豈幸慶忌等所能解哉然輔所以得減死一等者徒以立趙氏非元后意爾及遣定陶共王歸國實鳳以計推遠之王章不

忍以帝兄弟之親而為鳳所間乃上奏皆切中鳳罪止亦一時
感悟然定陶王之勢不如鳳加以太后一不食雖百王章鳳無
憂矣此鳳之所以偃然居位而章不免於戮也朱雲見劉輔王
章皆以言坐張禹以帝師傅與鳳並領尚書略無幾微匡救意
乃發憤上書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其言斥
禹不及鳳而所謂臣下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
朝何如又足以感動上心故辛慶忌一叩頭雖攀折殿檻有所
不問然則所言親者罪重疏者罪輕向使雲一言斥鳳則斬馬
之劍反以加雲雖欲居鄩田乘牛車從諸生不可得而謂成帝
容受直辭可乎於戲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為少然自劉輔得罪
而嗣子不立王章冤死而權移外家雖有不易折檻以旌直臣
之言亦善而不能用惡而不能去漢欲不亡得乎當是時

後

也先王之制官室其用材也必使大者為柱小者為楔長者為
榱短者為椽為侏儒而後上棟下宇之器備至於聲樂衣服舟
車之器亦莫不皆然否則琴瑟乖張柱楔異施布帛繆用水陸
易置以之居則不能除風雨調則不能和音呂服則不能禦寒
暑乘之則不能任重以達諸天下而器非其器矣先王之制國
也亦然人之為人也不一其材而國之用材也不一其能視其
長短大小旁羅而並蓄之使職其職者各盡其力而責其成善
制國者也吾為天下誦斯言久矣鄱陽葉君德新結髮讀父兄
書既長以六藝百家自緣飾從東諸侯游為郡府史藉有聲
流輩間吾嘗聞其在甌越時佐郡理官治獄活不當死者數百
人甌越間人至今稱之及余以樞密都事左右司員外郎待罪
江浙行文武兩府而德新由漕史辟掾行中書辱同在幕下德

新出則操章程參紀律後將相征討不廷雖犯霜露冒矢石不
避入則與即吏百執事進退廟堂鞠躬盡瘁務是而非以忠
所事俯仰六七年如一日未嘗以利害為趨舍余嘗為之語曰
德新有用之器也今年將相多其勞承制擢德新行中書賓屬
為照磨余又欣然謂僚友曰方面大臣夙興夜寢思欲與四方
士大夫共天下股肱之寄猶官室之於材木聲樂之於琴瑟衣
服之於布帛舟車之於水陸不啻也德新以其所抱負從容於
其規矩尋尺抑揚輕重之中殆琴瑟之適耳柱楔之中度布帛
之便軀舟車之服習有素者乎况是以往等而上之蓋無施而
不可也嗟乎使天下之制國者舉能使大小適度長短中程職
其職者各得盡其能則士之如德新者不可勝用矣作原器

說舟贈謝從義

朱雲不以諫顯名平陵一匹夫耳雲既以諫顯則車陰守王嘉
雖以薦雲坐罪無憾若雲者亦誠忠匹丈夫也哉

書趙冀公墨梅後

故宋趙冀公墨梅石刻在中吳虎丘山寺此乃監郡西夏六十
公子納所藏本以為珍玩者也予嘗觀其新英靜秀有冀公少
年機敏之風其盤根錯節似與金人戰高頭而橫斜勁拔之勢
又似帥師突騎應策奮擊金人呼聲撼崖谷之時其寒梢挺特
有直而不屈之態彷彿論李全必叛義形於色而請兵討賊以
安朝廷之氣雖有貴育不能奪也至於風霜搖落之餘而貞色
凜然氣壓群木又儼若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嗚呼社稷
公之大節如此亦可謂社稷之臣矣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
兩邊非其材館賓客即其偏裨將校當時倚之如長城有以夫

惜其兩參政府而不符安於朝廷一命右相而不得宅乎百揆而雄材大畧一以見之武功是猶梅之不得盡其和羹之用而檀梨橘柚之屬反得効其滋味於俎豆間此豪傑之士所以不能無遺憾也公在淳祐間上疏論天下事莫先用人用人莫先牧養牧養莫先寬厚今監郡公以寬厚之政治吳吳人恃之如金城湯池使其居朝廷贊百揆遭莫公所不得之時行今日所欲行之志等而上之則於公乎何有且莫公之聲名不待畫而傳監郡公之玩賞不待梅而勝然觀其畫為思其人因其玩而知其志則斯卷也豈可少哉

雜著

原器贈葉照磨德新

天下之器有大小而其為制有程度宮室聲樂衣服舟車皆器

吳陵謝侯守杭之三年擢讚太尉府為咨議參軍其赴吳也臨海陳基合僚若干人取杭湖山之瓌麗與前代名蹤勝迹之可賦者分題迭詠餞侯於舟曰指舵而告之曰侯亦知舟之為用乎夫舟所以涉川而濟險者也其所任亦重矣然必有所需而後可以致其用焉舟之所需其類不一而曰楫曰檣曰帆皆有職於舟者也舉是數者各職其職矣然而不聽命於舵則進而或却行而或掣未見其能濟也夫舵者同舟之司命乎天下之涉海者必由江河彼瞿塘灩澦龍門底柱其尤險者也雖有兼舟利楫而所需或勿備苟備矣而操之或不得其要則亦不敢以言濟其域倖而濟焉非舟之福也夫川有遠近而舟則有小有大舟之大者其任重川之遠者其人衆彼吳越之人相救如左右手者操之得其要也舟中之人皆敵國者不得其要而操

之而移左置右又或不能無偏重也蓋操舟固難而無偏重者
為尤難非惟古為然也則尤然也謝侯文武忠孝為國股肱
既以身先舟人鼓柁於吳興停棹於攜李矣及珥權於錢唐夷
猶於藩方播循良以為風泳豈弟以為波而淪胥於溝壑者莫
不待侯而后濟而侯蓋未始有難色也今也輒師帥之良任惟
幄之崇又將身先舟人操江河司命之舵運吳越左右之手救
中流遇風之人以涉諸海舉焉而措之宜益無難者矣蓋任重
而不偏則致遠也不泥雖或龍門在前灑瀨在後然使緩以將
之翕而張之重以持之險而夷之未必非舟福也已分題賦詩
以壯侯之行者皆同舟之人期必濟於侯者也侯尚無以不難
為難也哉至正二十一年二月丁酉郡東門舟中寫

鄉飲田

先王之道見於記禮家書蓋其跡爾鄉飲酒其一也三代以降
好名之君不求其本竊然徒舉其迹而行之世之知禮者固
已執筆而議其後矣宋三百年文治之盛蓋彬彬焉君子猶以
為未能復古其流風遺俗之見於鄉者蓋猶足徵如四明飲酒
有田是也及運去物改禮壞樂崩為民上者徵求而已耳召發
而已耳閔決趣辦而已爾至於鄉飲禮類以為老生之常談時
政之不足務而鄉飲之田寧兼併於浮屠氏之手而弗顧好禮
者雖欲復觀先王之迹而不可得庸詎知蔡君彥文起家郡吏
乃能毅然以禮為己任而浮屠氏亦不得不以田來歸禮之可
以服人也如是哉田既歸矣又庸知後之君子不因是而復觀
先王之跡也哉然則在之於禮蓋義形於色者也等而上之
使得為其所得為凡在之所在其有不毅然者乎故余於是田

重有感於先王之蹟

刑平編志

予觀刑平一編見君子有憂世之志焉蓋刑者民之司命祖宗之所哀矜而惻怛者也承平之日有司務守文墨奸吏因緣為市率舞智飾巧以徼一切之利由是曲直混殽是非紕謬而獄市日益以煩司隸不必問御史不必言而薦紳先生顧認、馬操董狐之筆斷士師之案信已枉罰餘辜毅然以懲徃勸來為已任如故學士承旨長沙歐陽公侍講學士豫章揭公其於斯世一何憂之至耶天曆中詔修經世大典而歐陽公以藝文少監揭公以奎章閣授經郎寔預執筆屬在秋官因擴擴國初以來記載若令申諸書及文武百司吏牘之可徵者作憲典廿有二篇上稽唐律旁引百家而平折之以經義炳如也方是時執

翰劄以從者皆天下文學之選而今禮部員外郎新安程君允雅為二公所器重諸所論著悉與聞而揚摧焉二公既沒君乃手輯遺稿廿有五章并五刑獄空等論六章為一卷題曰刑平尋自為之引杭郡守吳陵謝侯請刻置西湖書院屬予序之三代而降言治者無如漢唐或大綱舉或萬目張要其歸皆以經術參律令也文景之間貞觀之日幾致刑措蓋亦盛矣今二公之脩憲典折衷衆議一本諸經務以是是非非公天下其憂世之志殆欲使吾君為堯舜由此推之則刑措之效豈直漢唐而已哉然則二公之志非是編不著是編也非程君不存刻而傳之則謝侯又將樂與天下共之是固皆有憂於斯世者若夫二公論著之旨與刑平之說見於程君所自引茲不著著君子憂世之志與侯刻行歲月傳之學官則予不敢多讓於是書

頌沈蘇州

泰山喬柯遇般郢
堂而建都邑冀北良乘遭方歎則追
颺風而躡浮雲之人也冠以蟒豸而不能信其骨鯁委之銅虎
而未能攄其拊循是猶松之遇般郢馬之遭方歎也然二千石
不足以大其設施三尺法不足以騁其精神必也任重之器為
棟梁於大廈致遠之姿豈可服鹽車而居後塵耶

評華節婦

守節難於死節良以守者身未亡而心先亡與其殞身於頃刻
未若死心於悠久故曰慷慨殺身易也華婦陳守節青年以抵
老其艱辛無賴亦備嘗矣蘇屬國北海十九稔文丞相兵馬司
五祀同一死其心者傳云忠臣烈女不二天庸併論之
夷白集卷之七

